7月中旬，江西省启动了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早稻放开收购——

早稻收购忙 仓储压力大

本报记者 杜 芳 徐 胥

江西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今年的早稻生产全面丰收，单产增加10公斤左右，总产增加4亿斤以上，达到172亿斤以上。自10天前开始，这里的早稻收购进入高峰期，尽管气温高达40摄氏度，每天仍有大批农民到收粮点排队交售粮食。

在通往江西南昌横岗粮食储备库的大路上，一辆辆满载早稻的卡车排了一条长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横岗粮食储备库主任姚美云说：“这些天平均每天要排80辆车交粮，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50辆车。有装载几百斤早稻的三轮车，也有装载十来吨的大车。”

往年，南昌的早稻收购在8月上旬就会基本结束，但今年尽管已经进入8月中旬，早稻收购仍然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去年横岗粮食储备库总共收了1400万斤早稻，而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收了2000万斤了。”姚美云说。

为什么今年的早稻收购如此火爆？南昌县粮食局副局长姜建辉介绍：“由于今年国内早稻市场收购价普遍偏低，市场主体入市不积极，早籼稻托市政策启动。7月中旬，江西省启动了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按照132元/百斤的收购价格对早稻放开收购。”托市价格犹如一剂强心剂，让面对低价市场不知所措的粮农重振信心。

农民积极交粮的首要原因正是市场低迷期的托市政策执行。去年稻谷市场价格较高，农民惜售等价，结果价格高开低走，造成部分存粮。本来期待过年粮食市场价格上涨，但年后价格持续下跌，至今部分农民仍在出售去年的晚稻。今年早稻价格不景气，托市价一执行，农民便赶紧将早稻脱手，粮食惜售变抢售。

农民踊跃交粮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交晚了不收”。因为交粮的农民太多，南昌县向塘镇、南新乡、东新乡的粮管所已经满仓，农民不得不到仓容量更大的收购点交粮。向塘镇的辜武军开了20多分钟车程赶在早上7点到横岗粮食储备库排队，结果排到下午第4个。“有些人半夜1点就把车开过来排队了，粮库门卫24小时上班。”辜武军说。

为了保证粮农利益，各个代储点都加班加点敞开收购。在位于南昌市进贤县的中粮江西米业代储点，为了让农民都能当天交粮当天拿钱，工作人员每天从早7点半工作到晚上10点多。此外，粮食局、中粮等的收购点还特意为售粮农民安排了空调休息室和防暑药品。截至目前，中粮江西米业的代储点已执行国家早籼稻收购1.4万多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粮食收购企业都门庭若市。除了国有粮库，一些粮食加工厂、收购企业等民营企业只有些零零星星的收购。“往年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都活跃在收购市场，收购主体多元化。但是今年早稻收购农民扎堆国有粮库，收购主体变得单一。”南昌县粮食局局长应真伟说。

辜武军曾经试图将早稻卖给粮食加工厂。“粮食加工厂收购价格120元/百斤，国有粮库收购价132元/百斤，我的5100斤早稻，卖给粮食加工厂要少收入600多元，当然卖给国家。”自从粮食最低收购价启动后，南昌市粮食系统通过电视、手机报等各种渠道宣传托市政策，农民基本上都知道托市价格，因此售粮会避开价格喊低的企业。“南昌县9亿斤早稻，预计国有企业托市粮可以收到6亿，今年新增的5个民用加工网点按照托市价可以收2亿斤，剩下的被民企等零散收走。”姜建辉说。

良美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粮食加工企业，以往每年都要收几百斤早稻，但是今年一斤都没收。除了农民不来交的客观原因，也有自己不愿收的主观因素。“去年的晚稻还有300万斤库存待加工出售。每百斤130元至140元收上来的晚稻，现在价格下降到120元，年后一直在亏本，开工也断断续续，现在忙着处理晚稻，无力收购早稻。另一方面，早稻生成的副产品价格也在走低，粗糠每吨下降200元，碎米一斤下降2毛，受副产品价格影响，企业也不想收购早稻。”公司经理钟玉根说。

在南昌县粮食批发市场，去年以来进口大米明显增多，据企业反映，进口大米的冲击是国内市场大米及副产品价格走低的重要原因。“进口大米比当地大米一斤便宜7毛钱。内外价格差异造成市场倒灌。以往是南昌运粮食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现在南昌一些加工厂要去买广东、广西到岸的进口大米。”姜建辉说。

企业的行为直接影响当地的粮食收购。本地早稻市场上的收购量减少，粮农聚集国有粮库，造成国有粮库仓储压力加大。

“南昌县粮食局有10亿斤的仓储容量，储备粮占了一部分库容，有些仓库年久失修不宜存粮。早稻如果持续交售，再过半个月左右仓库会全满。现在我们抢修了一部分年久失修的仓库用于减轻仓储压力，但是还有5万多吨的仓库需要修。因此早稻仓储还是比较紧张。”姜建辉说。

目前，江西省晚稻栽插全面结束。截至8月1日，江西省晚稻已栽插面积2398.5万亩，比去年增加7.5万亩。这些晚稻预计10月底开始收购。届时将用什么仓容存放晚稻是可以预见的危机所在。“只能希望到时候市场好转，各级收购主体积极参与晚稻收购，或可减轻中晚稻收购仓储压力。”姜建辉说。

上图：8月10日，江西省南昌县粮食储备库，早稻入库。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下左：8月10日，中粮江西米业代储点，运粮车过磅称重。

本报记者 徐 胥摄

下右：8月10日中午，南昌横岗国家粮食储备库外排满交粮车。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防洪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黄俊毅

近来，多地暴雨，山洪频发。洪水肆虐之际，堤防总嫌单薄。不少地方将防洪标准规划为一两百年一遇。那么，防洪标准是否越高越好呢？

堤防标准是否适当，首先要算风险账。客观地讲，洪水灾害不可完全避免。防洪标准无论是百年一遇，还是千年一遇，都仍有遭遇超标准洪水的可能。防洪标准越高，水位往往相应抬高，工程风险相应加大。一旦出现超标准洪水，或者一旦工程出现纰漏，灾害风险将加倍放大。由此可见，防洪标准并非越高越好。一般而言，防洪标准可适当低一点，能防范常遇性洪水就可以了。

堤防标准是否适当：要算风险账、效益账、财力账

其次要算效益账，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总的原则是，所避免的损失要远大于堤防投入，就是适当的。如果降低防洪标准，所节省的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值不及灾害损失，那么，防洪标准显然过低了。如果提高防洪标准，区内生产增值反而不及工程折旧，那么，防洪标准显然过高了。比如一处江堤，背后人口千万，良田无际，工厂连片，防洪标准就应大幅提高；假如其护卫的仅是少许田舍，就可适当降低防洪标准，以节省的防洪开支，补偿洪灾损失。

最后要算财力账。当前，不少地方将堤防标准，普遍提高到百年一遇、200年一遇。由于近30年来水利投入欠账较大，目前我国江河防洪标准仍普遍偏低。局地过高标准投入，势必影响其他区域建设。鉴于财力有限，防洪工程建设宜统一规划，按轻重缓急，逐步推进。在多数发达国家，防洪标准并不算高，工程建设投入也量力而行。比如飓风灾害频发的美国，通用防洪标准为百年一遇。暴雨多发的日本，农业区堤防为50年一遇，城市为百年一遇。日本每年治河开支占其财政预算的1.7%。

实际上，借助于综合调度手段，一样可以达到提高防洪标准的效果。比如三峡工程竣工后，通过三峡水库调度，长江中下游干流依靠堤防和蓄滞洪区，基本可防御1954年那样的洪水。最为险要的荆江河段，遇百年一遇洪水，不需分洪也能保平安；遇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借助荆江蓄滞洪区，可保证行洪安全。

那么，防洪标准多高才算好呢？答案是：经济适用就好。

三农时评

做农民致富的“助推器”

——记山东菏泽市农信社“百千万”富民工程

本报记者 徐 胥

农民致富，需要借助资金的力量。但农业生产具有风险高、成本高、收益慢的特性，农民缺乏抵押担保的问题也制约着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如何解决？山东省菏泽市农信社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变为农民致富的合作者，为农信社如何更好服务“三农”趟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

刘保健在菏泽市巨野县苏集村小有名气，几年前，家里穷，三个儿子甚至都找不到对象。如今，合作农户100万以下的贷款，他考察合格后就可以直接放贷，他创建的六顺养鸭专业合作社，合作养鸭户年均收入能够达到十三四万元。

能有如今的经营规模，刘保健很感激农信社的“百千万”富民工程。2010年，他在农信社资金支持下扩建了养鸭大棚，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凭借自身的勤劳朴实以及近年来稳定的市场行情，他在短短几年内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百千万”富民工程是菏泽市农信社推出的一个支农惠农品牌，即在全市9个县（区），用3年至5年，实施“一百个专业村、一千个致富带头人、一万个专业户”培育扶持计划，农信社为农民提供信息、资金、技术，重点扶持农民当家人和致富带头人，让先富起来的带动更多人致富。

“我们的思路是让农民先得‘渔’再得‘鱼’，农民手头有钱了，自然不愁还钱了。”山东省农村信用联社菏泽办事处主任张效节说。农民穷主要是因为缺乏信息、技术、人才、市场等，为此，菏泽市农信社牵头，组织村支书到寿光等地学习，参观农资会，聘请资深专家定点授课、现场讲解等，把信息、技术送到农民家门口和田间地头。

据统计，截至2012年末，全市已扶持各类专业示范村861个、致富带头人1.01万人、专业示范户7.48万户，发放富民工程贷款41.8亿元。

缺乏抵押、担保是农民贷款的“老大难”。菏泽市信用社因地制宜，开展信用贷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本地农民以小额贷款为主，依靠担保还款的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仍然是个人信用还款。因此，我们抓信用建设，加强信用评级，提高信用额度，推广信用贷款。”张效节说。

农信社挨家挨户做好调查、评级、授信工作，建立档案，鼓励农民进行贷款，并对“百千万”富民工程范围内的客户适当优惠。致富后，不少村的群众主动提前偿还贷款。目前，菏泽市农信社的不良贷款占比稳定在4%以内。

2007年时，菏泽市农信社还号称“省尾”，综合排名全省垫底，随着发展观念由“坐门等客”变为“用户培育”，菏泽市农信社也由“服务者”转变为农民致富“组织者”和“引领人”，农信社发展也登上了新台阶，有20多项工作经验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银监会和全省农信系统推广。

金融支农更给力

给农民找教授、组织村支书考察学习，这些事情听上去，似乎与金融机构不搭边。但是菏泽市农信社的实践表明，农民对这样的农村金融机构信任，为农着想的农村金融机构生命力持久。

农村金融能否发展，不仅是农民能否解决担保、抵押等障碍的问题，也是农村金融机构能否解放思想、不断自我改革、不断创新的问题。

其实，很多专家都预测农村金融将是一片“蓝海”，农村金融机构在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同时，也有着丰厚的利润空间。比如，随着城镇化推进，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家庭之间的资金往来频率、数额也会不断增加。随着农业不断向规模化经营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等扩大生产对资金有更高要求，这些市场都值得挖掘。

长期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发挥着金融支持“三农”的主力军作用。但部分农村信用社服务还存在“脸难看、门难进”、“吃、拿、卡、要”等情况，这种风气坚决要不得。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放下架子，不断开拓创新，切实服务“三农”、小微企业。根扎得有多深，路走得就有多远。

采访札记

来自抗旱一线的报道

江西全力抗旱保生产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8月9日，记者从江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获悉，仍在持续发展的严重干旱已经造成江西512.81万亩农作物受旱，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增至约152万人。针对严重旱情，江西各地各部门迅速动员，积极应对，全力做好抗旱保生产，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江西各级农业部门充分发挥抗旱服务队、专业合作社、农机服务队等组织的作用，发动群众广辟水源、引水抗旱，着力加强田间用水管理，推广农田节水技术，全力保障中、晚稻生产用水和蔬菜等旱地作物的抗旱保苗用水。对于因缺水导致严重受旱甚至绝收的田块，及时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改种秋播耐旱作物、秋季速生蔬菜等。同时，认真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及时发布病虫害防治措施，指导农民科学合理用药，防止旱灾可能诱发的重大病虫害暴发流行。

为充分发挥机械抗旱的优势，有效缓解旱情，江西省农业厅和财政厅紧急出台了《新增抗旱设备购置补贴方案》，对抗旱常用的离心泵、潜水泵等设备补贴500元至700元不等。为加快补贴政策的实施，使抗旱设备能够尽早投入农业抗旱工作，两部门在2012年纳入补贴范围的62家农机生产企业中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产品，并及时公布补贴标准和名录，引导农民积极购机，提高抗旱设备的补贴效率。

江西省防办、减灾办和农业、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加强协作，加大抗旱投入，积极组织群众抓紧修复水毁灌溉工程和机电灌溉设备，清淤疏浚灌溉渠道，提高渠道输水能力；通过外江、外湖引水和打机电井抽水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抗旱水源；根据天气变化情况科学研判，做好人工增雨的准备，只要天气满足增雨条件，就适时实施人工增雨，缓减旱情，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利益。

目前，江西各地已经动员243万多人次参与抗旱，启动了3.29万眼抗旱井和3.6万座机动抗旱泵站，全省投入抗旱资金2亿多元，解决21万多人因旱饮水困难。

贵州电网：抗旱保电保民生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王春山

8月6日，贵州镇远县舞阳镇鸡冠岭的山间号子声响彻山谷，供电员工搬运着水泥电杆向谷底的水源点前进。

“运杆、立杆、架线、安装变压器等工程四天内就可完成，两公里外的黄桑田村小塘组80多户村民在本周内就用上抽出的泉水了。”工程负责人邓家强介绍。

据了解，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当天还有20项这样的抗旱用电工程正在进行。

贵州电网公司把全力做好抗旱保电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采取措施积极支援地方抗旱救灾，做到抽水设备在哪里，电就通到哪里。

自贵州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Ⅳ级干旱灾害应急响应以来，贵州电网公司对水火电运行方式进行合理安排，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做好重点设备的运行维护，确保设备可靠运行，同时要求各地区供电局主动配合政府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目前，在灾情最为严重的遵义、黔东南等地区，70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和党员服务队、近千余名员工奋斗在保电一线，系统内志愿者深入农村田间地头5500余人次，投入车辆400余台次，为灾区群众解决饮水问题；开辟抗旱保农业生产灌溉、保人畜饮水用电的专用绿色通道，为抽水、灌溉用电做好优质服务；维护变压器960余台，安装抗旱变压器35台、临时抗旱低压线路37.5公里，以确保各级各部门的抗旱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贵州电网公司还安排专人负责2011年修建的11口“南网井”、5条“南网渠”、2座“南网池”的供电、维护和使用，确保这些设施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豆荚山上送水忙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李焱华 符永明

8月8日下午4时，太阳依旧火辣，连续45天的晴热高温，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在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政府，彭总管村的驻村干部包昌源、向仕丽、印书生把90桶纯净水装上小货车后，准时出发了。

持续的高温酷暑干旱，给泸溪县的一些乡村带来了饮水困难，驻村干部这番是去给村民们送水。车出墟场，道路崎岖，一路颠簸。约莫半小时后，终于来到豆荚山。

豆荚山，形如豆荚，村寨位于山腰上，地势陡峭，距镇政府6.5公里，目前在寨上生活的有27户110多人，多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其生活用水依靠一口水井维持，若未遇大旱，水够用。今年，碰上持续干旱，15天前断流了。

“大家排好队，按照花名册一个个来，都会领到水。”车刚停稳，驻村组长包昌源一跳下车就向等水的群众说。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还未忙活开来，就已汗流浃背。

看着焦急的村民，向仕丽和印书生马上取出花名册，帮忙发水。按照人口的多少，每户可领到2桶至4桶水。

“寨上66亩稻田，旱了40亩，玉米栽得早的有点收成，其他的叶子点火即燃。”发水间隙，说起旱情，村长康兴国黝黑的脸上一脸愁容。

“老人家，再给你加一桶水。”向仕丽说。“只有我与孙子两个在家，两桶水够用了，把水发给家里人多的吧。”干旱还在持续，旱情还在蔓延，63岁老人康茂平朴素的一句话，让大家心生敬意。

一时间，大家忘却太阳的毒辣，用背篓背、用肩扛、用水桶挑……寂静的山村一下子忙碌起来，送水的、分水的、挑水的就像一个个音符在山寨跳动。

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包昌源对大家说：“镇里已拨出专款2000元，准备在井边15米远的山洞里新修水池，扩宽井容，然后引水进井，大家要坚持，战胜旱灾。”

本版编辑 邵 红